

春秋繁露

卷二十一  
第二册

图

第 函廿二冊

1015  
5281

丹东市图书馆

春秋繁露卷九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  
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  
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  
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尙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  
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深  
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卽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刑  
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民一作有義者能雖貧自樂也而無大義  
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中厚於財也  
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  
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棄

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粟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有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督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

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

本傳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羣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霸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此以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有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福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問而尙羞之而況乃與詐僞以伐吳乎其

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  
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  
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  
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  
苟爲而已也故不定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  
賢者比於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砾石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  
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眾  
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一作炤知類也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  
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  
臣子三子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

百禮之貴皆編之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  
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  
父是也王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  
父命是也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眾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  
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眾名  
尊賢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易  
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太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  
考之羣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  
輻輳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  
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  
之行也鷄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莒黃池之行變而  
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

魯桓卽位十二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  
後其已以魯不得逼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辭夷狄不得  
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之避禮楚  
莊也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不得諱避齊桓也當其  
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  
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  
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道之會  
獨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吳俱夷狄也植之會獨先內之爲  
其與我同姓也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譏二  
名獨先及之盛伯告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  
也外出者眾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滅人者  
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親等從近者始

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或有母字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  
不言其閼者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耳聞其記自見而書或徐  
或蔡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  
與盟者眾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  
其意謂之如會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上春秋謂之子以領其  
意芑來首戴池踐土與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鄭去而不來  
謂之乞盟陳侯俊至謂之如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諸侯魯者  
眾矣而滕薛獨稱侯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吳楚國先聘我者  
見賢曲棘與牽之戰先憂我者見尊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至容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  
內遠近新舊之級者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眾多歷年久

者爲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  
星莫大於太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  
伐十六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  
猶著百萃而共一本龜干載而人寶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  
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失得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  
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  
吉凶不以其行有星弗于東方太辰北斗人常星不見地震梁  
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  
不言眾星之茀人雷雨原陽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  
於眾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王  
夷君獲不言師敗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功也齊桓晉文不會周室不

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白一作階

此而觀之可以知

天地之責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眾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適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莫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至尊尚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隣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一無字言會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

諸侯之伐袁者皆言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曰於稷之會不言曰其亂以通外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爲外以近內也

春秋襄公廿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氏曰庶其非卿也公羊曰邾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二十三年邾卑我來奔杜注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公羊作鼻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畀我

春秋繁露卷九終

春秋繁露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  
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之逆順自著其  
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  
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天義也古之聖人謗火角而效  
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  
謗而效也謗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  
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  
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  
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  
謹視所候奉之天子者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

善天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眾於號號其大全暝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享鬼神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祔秋曰嘗冬曰烝獮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斤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斤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斤運周徧德不斤運周

偏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則可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受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凡百譏有黷黷者各反其眞則黷黷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

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  
相譏力但切誣

言相加

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

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  
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  
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  
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  
退鵠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五石六鵠之辭是也枉枉疑枉如甚切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  
心也故心之爲名枉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枉哉吾以心  
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  
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  
有情欲枉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魄常

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輒其情  
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天也必  
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査察會以爲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  
禁非天也

上本無字

何據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

而禾未可全爲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

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

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

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爲號以賓言

者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曰卧幽而瞑待覺而後

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言無驗之說

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

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

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莫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之有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之知名乃取之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